

同志非限不可？：言論自由的差別待遇

2007 年台北同志公民論壇

時間：2007 年 10 月 20 日下午 2-5

地點：台北西門町紅樓戲院

主持：王蘋

引言：集合出版社 小玉

中央大學何春蕤

王蘋：這場座談的題目是「同志非限不可」。「限」是括起來然後有個很大的問號的。當時訂這個題目有幾個來源，第一個來源是本來我們邀請晶晶書庫的賴正哲，不過因為颱風耽擱了很多工作，他到現在還在忙，不過沒關係，我們就把何春蕤老師從國外拉回來，剛好趕上這一場談這個議題。另外一個來源就是說，跟同志相關的題材為什麼總是被當成限制級或者是超限制級？也就是你想看都還不能看，這是同志社群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今天也很高興請到集合出版社的社長小玉，她長期以來就堅持自己出版的書絕對不是限制級，管他什麼題材，特別是同志的議題。我很高興曾經有機會在另外的研習座談會上聽到小玉談這個議題，覺得很感動，所以特別找她來再多講一點。當然何老師本身也是曾經被猥褻罪起訴的對象，後來雖然被判無罪，不過她有學術的光環，我想在座的許多朋友都沒有學術的光環，如果我們被告，大概就跟賴正哲一樣需要募款來繳罰款。前年我們辦了一次拉子影展，把東亞以及東南亞朋友所拍的片子送到新聞局去審片，後來發現很有趣，片子審回來沒有一個是普通級，可是裡面有些劇情真的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就像你現在看到我，然後我回家吃飯、睡覺，然後你明天又看到我一樣憔悴，這樣的劇情都不能是普通級！我們就完全不能理解是為什麼？那年有個最大的笑話，就是我們有一部片子是情慾單元裡面最賣座的片子，叫做「遊園地」，它也是有史以來同志主題被審唯一的一部普通級電影。很有趣的是，審查的人大概根本沒看完片子，因為「遊園地」後面是有床戲的，審片的人大概看到「遊園地」，就想到兩個女生出去玩，而且電影前面大概 40 分鐘這兩個女生一直講話說香港哪裡好玩、哪裡可以吃，審片的人就決定這真的符合他們想像是普通級，實在是個很大的笑話。我們今天的題目是「同志非限不可？」，但是我們想討論的是言論自由的差別對待。不過當我們在談言論自由的時候，這是個非常廣泛的議題，有時候言論似乎不一定是跟同志有關，只要跟性有點關係就要被差別對待。我們先請兩位引言大概 10 到 15 分鐘，然後開放現場的朋友來做回答，我們沒有什麼遊戲規則，就是個輕鬆的開始。不過提醒大家請你們聽到最後再離開，一個是對我們的禮貌，另一個是我們有同玩節的贈品已經為各位準備好，你們是第一位拿到今年童玩節贈品的，請千萬不要離開這個位置。我們就請集合出版社社長小玉開始，謝謝。

小玉：何老師，還有各位來賓朋友，剛剛王蘋姐提到我是從事女同志出版，我一直覺得這是一個很輕鬆的工作，就是做自己喜歡的書。不過第一次遇到台灣的分級制度開始實施的時候，我那年突然發現原來我也會跟法律扯上關係。我以為我整個人都浸泡在文學裡面，沒有想到原來有一天還是會跟檢查先生或是法官有機會見面，所以那時候突然覺得很緊張。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王蘋姐剛剛提到，我一直認為我做的小說不是限制級。那限制級這三個字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不知道在場的來賓朋友有什麼想法？那我可以分享一下我的概念。

我前陣子看到一個新聞，先唸給大家聽，新聞的主題就是，「火辣情色片不設防，客運上播放兒童不宜家長批。客運播火辣情色片，家長批不良示範。」內容是，「中秋節返鄉車潮，國道客運大爆滿，東森記者卻發現國道客運放映的影片沒有經過篩選，大刺刺的播放輔導及的情色片，內容還是極具爭議的女同志議題。兩個女生赤裸上身的床戲畫面，讓人臉紅心跳，也讓戴著小孩搭車的家長直說真是不良示範。螢幕裡兩個女孩忘情擁吻，接著更火辣，主角幾乎全裸交疊在一起。短頭髮的女孩把頭整個埋在另一個的胸前，接著鏡頭特寫長頭髮的女主角，她全身只剩下一件白色的內衣，重要部位若隱若現，讓人臉紅心跳。女同志的大膽摻情的床戲畫面就在客運上播放，螢幕的左邊是窗戶，車子以高速在國道上行駛，另一邊還可以看到乘客正認真的看著自己的液晶電視。如果坐在座位上的是未成年的小朋友，會不會變成不良示範。民眾說，你可以自己選吧，有四台吧！有小孩子怎麼可能，一定要分級吧！民眾說不好，記者問為什麼？民眾說小朋友可能會學壞。剛帶小朋友從客運下車的家長直搖頭，國道客運的影片沒有標明分級制度，愛看什麼任君選擇。不過這樣火辣辣的女同志床戲公然播放，有乘客認為不適宜，用手機拍下來，希望相關單位能取締。」新聞念完了，希望大家還沒有睡著。

我看到這個新聞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小朋友可能會學壞，可是分級是為了什麼呢？為了小朋友不會學壞，那為了小朋友不會學壞又是什麼呢？我覺得人要常常思考。為什麼我不會把我出版的書籍設定為任何的限制級，那是因為我曾經思考過這個問題，以前像《紅樓夢》那些都是禁書，我們現在可能會覺得有點好笑，可是以前它確實是禁書。現在呢，我們集合出版社的書也曾經在出版品的限制辦法出來的時候變成禁書，但是並不是我自己把書包起來，而是書店用塑膠膜把它套起來，非常精美。我剛看到的時候還覺得，哇，包得好精美喔！我們做出版社的就知道，書要包起來才好賣呢。我那時候就想，這麼好！還幫我包起來，可能那個成本一本要多個五毛錢，當然不是我自己出錢，不過我的意思是說，我並不認為自己出版的書是限制級，可是有人主動幫我包起來了。我那時候心裡蠻五味雜陳的，就想說，哇，幫我包起來耶，好感謝喔。可是我一方面又很生氣，我為什麼生氣？因為我並沒有覺得那是限制級。我之所以感謝店家把書包起來，是因為我知道書店也不喜歡警察找上門來，如果他不把書包起來，不把它放在限制級的區塊的話，

很可能民眾去告發，要是開始就要面對這一些問題，可能就沒有辦法出版了。所以我一方面很生氣，一方面也感謝店家，因為每個人都要生存。

大家知道如果小玉出版的書如果不包起來，可能會遇到什麼問題嗎？不知道對不對，還好你們沒做出版社。讓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說如果我沒有把書本包起來的話，依照兒少聯盟資訊網上的說法，將限制級出版品或是逾越限制級出版品，供應給未滿十八歲以下的兒童或少年，就違反了兒童少年福利法第 26 條的規定，要處以新台幣六千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的罰鍰。若限制級出版品未依出版品及錄影節目帶分級辦法執行分級及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27 條，第 30 條第 12 款，還要處以新台幣 10 萬元以上、50 萬元以下罰鍰，並得勒令停業一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如出版品內容觸及觸犯刑法 235 條第 1 項規定，仍同時散佈播送或販賣猥褻之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或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賞聽聞者，處以兩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大家不要跟我一樣聽到法律就霧煞煞，總之就是要罰錢，嚴重的話要處兩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併科三萬元以下罰金。

我很不喜歡念法律條文，當然我個人知道法律非常重要，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說我每次講分級都會說明，我不是不贊成分級，我贊成，小玉贊成分級，但是我贊成的分級並不是有一個法令在那裡等著處罰任何人。我贊成的分級是你把它分成這部份的書適合一到五歲看，這個書適合五到十五歲看，你做一個規劃，然後推薦這些出版方向，而不是說如果你看了這個書就要怎樣罰，如果你出版了這個書就要怎樣罰。讓我講兩個小例子，如果我的小孩看得懂《紅樓夢》，看得懂《三國演義》、《水滸傳》，五歲就看得懂，我一定會讓他看，不會覺得《水滸傳》裡面都是盜賊的故事，或者是《柯南》都是推理謀殺的故事，為了怕小孩看到裡面可能有殺害的畫面，我就不讓他看。只要他看得懂，我就會讓他看，他有什麼問題都可以來問我。

另外一個例子就是，我身為同志，如果今天有人出版一本怎麼殺害同性戀的書，我心裡一定會覺得很傷心。但是他是我的同業，如果他出版《如何殺害同志一百招》，我會想，好啊，你就出啊，那是你的自由，不管印兩千本或兩萬本，他當然有權力出那本書。可是我們身為同志，我們會不會覺得，天哪！那是什麼東西？我們會！但是那是他的自由，但是我們也有權力覺得那本書真糟糕。可是如果那本書真的賣的很好，我們心裡就會知道，喔~原來台灣這個環境是有可能有那樣的書，而且它還風行，我們同志可能要了解我們自己的處境是在哪個位置上。這就是我的引言，我對限制，有我的看法，但是我個人不喜歡限制任何的東西，我比較偏向每個人都應該了解我們可以怎麼施展我們的自由，並且可以尊重到別人的自由，這當然是一個很細緻的話題，大家都可以想想看。那現在就交給我的偶像，何老師。

王蘋：謝謝小玉，其實在場應該只有部分的人看過集合出版社的書，這個女同志出版社出了很多小說，我想對很多女同志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安慰，很大的鼓勵，甚至在生活上是一個很大的必需品。當然裡面的情節我覺得很多元，什

麼樣複雜的故事都有，甚至還有武俠小說，我覺得在文化出版上貢獻的非常大，小玉的貢獻在於她一直致力於認為女同志的書籍不應該等同於限制級書籍，然後她一直在努力。如果是限制級，18 歲以下都不能看，大家想想，怎麼可能到了 18 歲才發現自己是女同性戀？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 18 歲以下沒有閱讀權，其實是很有問題的一件事情。我覺得小玉不是在那邊對抗分級制，她有自己分級的想法，我覺得這個很像大家之前討論業者自律，就是說我出版了這個書，我知道它應該符合哪個範疇。可是現在的法律比較不是這樣，現在的法律是說，我認為你有問題，我就抓你來定罪，那是很令人質疑的部份。好，我們來歡迎我們的何春蕤老師。

何春蕤：我想講的東西其實還蠻多的，也做了一些比較特別的準備。大家可能不知道，1994 年我在談打破處女情結時，曾向在場的大學女生提了三個提升情慾解放的途徑，第一是鍛鍊身體，強化身心，以便充分享受；第二是多親近情慾材料也就是 A 書 A 片等等，充實情慾想像，並練習手淫以了解自己的情慾需求；第三則是加強自己和對手協商情慾條件的自在力量，希望藉此打開社會空間。換句話說，十幾年前我就已經在談女人要多使用黃色書刊和成人電影來充實自己的情慾想像，鍛鍊自己的情慾本事。1996 年台大女生宿舍放映 A 片事件時，王蘋和我當時都寫過文章，捍衛女生公開播映和觀看成人片的權力，努力爭取創造女人和色情之間能有更大的友善關係。想不到今天到了 2007 年還得回來談「色情自由」這個話題，真是令人感慨。

今天我要講的主題就是「色情的必要性」。我不想消極的辯論什麼是色情，什麼不是色情，2003 年我打動物戀網頁官司的時候就覺得這樣的思考是很侷限的，因為這個分野總是要在中間劃一條線，這邊的叫做色情，這邊的不叫做色情；學術的，藝術的，醫療的，這不叫做色情，其他的都叫做色情。我覺得畫那條線沒什麼意義，更何況畫線的人從來不是我們這些使用色情材料的人，所以今天我想專門來說說色情對所有的人的「必要性」，另外，我也要說明，我們所處的時代其實有些特性使得我們對色情有了更大的需求，這也使得色情的價值和色情的有用性更為凸顯。

先講色情的必要性。第一，色情提供了很多樣的素材，滋養了我們的欲望，讓我們的想像跟身體都充滿活力，也讓我們的情慾有所具體的渴望。所有的健康專家都會告訴你，心肺功能需要積極鍛鍊，例如運動時心跳要超過一百多才算運動，各位不要輕看這個要點，色情就能幫助你鍛鍊心肺功能，人們高潮的時候，全身緊繃，心跳肌肉抽搐，呼吸急促，心肺功能都鍛鍊到了。更重要的是，在觀看色情的時候，我們也正在吸收情慾腳本，情慾劇情，嘗試發展我們自己的快感路徑，嘗試在色情的想像世界中練習攀升能量，鍛鍊自己有活絡的想像，有豐富的故事，更對自己的情慾波動有充分的掌握，知道怎樣的劇情發展可以幫助我們的想像，促進我們的快感爬升，也知道如何加快或放慢劇情，以促進自己最大的快感。我們在成長過程中可能透過接觸到一些文字、圖像、場景而感受到了情慾的攀升，我青少年的時候接觸不

到色情，但是我都有看武俠小說，而武俠小說除了俠義的劇情之外一定會有非常煽情的場面，例如某個妖女會給正義的俠士下藥，之後那個俠士就渾身很癢很熱，非常難過，必須要馬上解決掉，否則就會走火入魔之類的，結果某個在場的俠女就獻身給他了。武俠小說裡的這些場面是青少年很喜歡的，是非常好的色情材料，另外，各式各樣的文藝小說和現在流行的少女小說也都有很多情色場景，都可以被人們當成材料，來具體化、具象化她的慾望。老實說，不論男女，我們自己都有本事能把任何進入視線的東西色情化。大法官認為色情就是引誘慾望而且滿足慾望的東西，但是其實不用坊間的色情，很多人在看偉大的文學藝術時都有本事發動想像，改造成為色情材料，難道它們都得被當成限制級被禁？剛才小玉在讀那個新聞的時候，我其實覺得那個新聞很色，因為它很撩撥的去描寫了兩個女人如何如何的親密動作，其實聽了還蠻有想像空間的。老實說，我們遭遇色情時，並不是全然被色情引導，把自己放進劇中而已；在看的過程中，我們經常主動去填空，去加場景，加細節，去替換一些我們喜歡的因素，而且還可以在幻想中倒轉、加快、跳接、放慢、重複、改寫，創造出新的故事，所以說，我們跟色情其實有很多很多複雜互動的狀態，它可以滋養我們的想像力，可以鍛鍊我們對情慾的掌握，讓我們慢慢的了解，什麼樣的東西可以讓我們的情慾快感攀爬的更高，而什麼樣的故事就上不去。

第二，色情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功能，那就是色情可以幫助我們經歷高能量的情慾衝刺，經歷極度滿足的狀態，讓我們感受什麼叫做高潮，什麼叫做快感，什麼叫做心滿意足，而且覺悟到這個滿足是自己可以有能力營造的。很多人的經驗告訴我們，性慾滿足是一種欲仙欲死的狀態，可是講得比較少的是，那種欲仙欲死也使得身心進入一種平衡的狀態，在那一霎那感覺完滿美好，人生沒白活，而這樣的滿足不管有多短暫，都是非常難得的，是日常生活當中其他的各種活動無法提供的。那是一種很不一樣的滿足，一種在過程當中自己必須全然的繃緊，全然的努力攀高，最後達到極度快感，能量徹底的放洩。色情絕對可以幫助我們達到這樣的高度，經歷那樣的快感和滿足，這種快樂的感覺其實是蠻建設性的，很可惜很多人不懂。我有一次在一個女性主義學術會議上評論一篇論文，作者批判色情殘害女人，因為A片裡面女演員的表情在做愛過程中都是很痛苦的，可見得十分痛苦，因此色情對女人有害。我當時就直接回應，下次你在和人做愛的時候，拜託把自己的表情也拍下來，看看是不是也很扭曲痛苦的樣子。有誰做愛是哈哈大笑的呢？其實在做愛的過程中必須要努力掙扎拋開周圍所有的聲音，忘記周圍所有的事情，排除干擾的思路，集中所有的注意力到情慾想像和身體感覺上，努力讓自己攀高到那一個讓自己可以爆發的點。要能夠全然的繃緊，全然的攀高，到最後全然的飛騰狀態，最後才能達到一種非常特殊強烈的滿足，這樣的偉大經驗真的很寶貴。老實說，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別的事情我們可能沒法控制，不容易得到滿足，但是只要有色情幫忙，多多少少還能得到

一些卑微的快感，而在年輕的時候，如果有色情幫忙，經歷這樣的滿足，就不容易因為情慾過度匱乏、過度壓抑、過度缺乏愉悅經驗，而長成欲求不滿的妒恨人格。

聽到這裡，你可能會抗議：「可是很多人快感之後不是有罪惡感嗎？難道沒聽說過手淫造成罪惡羞恥嗎？」沒錯，我們社會的調教往往會讓我們在爽了之後產生罪惡感，會感覺到有點羞恥，有時候會猜疑對手會不會因為你剛剛爽得忘形而瞧不起你，或者擔心對方有沒有爽到，滿不滿意等等。不過這些各式各樣的猜疑、罪惡感或羞恥感，並不是來自性本身，不是來自色情，不是來自手淫，而是因為社會讓我們內化了許多有關性、對於愉悅的負面價值。小時候我喜歡出門看電影，回到家我媽總是說，「你去看了電影啦，現在該你去洗碗！」為什麼我看電影得到一點點快樂，就一定要付上一些代價？我並不介意洗碗，但是我很介意這種「愉悅必須付上代價」的邏輯，因為它會使我原來得到的愉悅蒙上一層陰影，也使得以後想到要享受愉悅時會有點掃興。

同樣的，為什麼我們想到性，就只能擔心責任、後果、疾病、懷孕、閒話、污名等等等等？為什麼不能有更多正面的、積極的、熱愛的、擁抱的、珍惜的話語？為什麼這個文化對於人得到一點點的愉悅，一點點快樂，總是要加上沉重的代價？就算某些快樂可能有風險，那就想想如何盡力降低風險啊！可是我們這個文化是反過來的，它總是不斷把很多負面的東西強加性的滿足和愉悅上，總是要讓人們對於愉悅的經驗感到不安，以致於我們就算攀升到了高點，得到了滿足，身心平衡了，放鬆了，但是心裡還會覺得有很大很大的壓力和猜疑。這些東西是社會內化在我們裡面的各種監控和箝制，以便控制我們不要追求滿足，追求爽，而和性連在一起的這些負面價值，使得你自動對愉悅有所保留，迫使你不能無後顧之憂的追求爽。難怪人們對性總是有所顧忌，也難怪這個社會對於示範如何爽、幫助眾人爽的東西，例如色情材料、情趣用品、豪放男女、轟趴、性解放的言論等等，都極力打擊，致力消滅。面對這種社會箝制，我們必須捍衛我們享受愉悅的權益，我們也必須爭取幫助我們滋養愉悅的文化素材，因此，色情自由當然就是我們必須捍衛的。

講到這裡，我還得提出色情的第三個必要性。保守份子總是說色情和性就是縱慾，是粗糙的動物性，是生理衝動的發洩而已，但是這個說法大錯特錯。有能力自在而平實的處理愉悅經驗，這是養成開朗健康人格的要素；認識並尊重別人不一樣的情慾模式，更是開闊成熟的表現，而色情的正常流通，在促進這兩方面的發展上都有莫大的助益。反慾反性的文化不單單只是壓抑我們的慾望而已，它最重要的嚴重後果就是扭曲人格，培養出一堆既怯懦可是又自命道德清高的人。各位都聽說過中古世紀的修道士每天在修道院小小黑黑的房間裡用倒鉤的籐條抽打自己，因為他覺得肉體上的慾望要被消滅掉，可是每一次的抽打都顯示出另一次的無望，因為你就是無法消滅那個慾

望，除非你死，否則慾望和幻想就是會不斷在心裡升起，這就是為什麼修道士天天都要告解，天天都要鞭打自己。

不過中世紀的修道士雖然內在矛盾衝突，但是至少是鞭打自己而已，可是我們這個年代卻有很多人永遠都在監控到別人的慾望，看到別人表達慾望的時候就趕快去打壓，這就好像人們在街上看到兩隻狗交配的時候趕快拿一桶水潑上去或是拿棍子去打到狗狗分開為止。小時候我不懂那是什麼意思，後來覺悟那是很殘忍的行為，你想想看，你們兩個做愛做到一半，突然有人潑一桶冷水，拿棍子打你，讓你們兩個分開，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會造成怎樣的心靈創傷？那些監控別人情慾的人就是這樣，她們透過立法，敦促執法，嚴禁色情，也嚴禁情慾的場所，就連網路上，也用兒少法 29 條和刑法 235 條之類的法律，嚴厲的撲殺別人的情慾溝通和表現。這是一種怯懦的權威型人格，她們自己不想建設性的面對情慾，反而打壓別人的自在表達，逼迫別人在羞辱和痛苦中度日，這就和黃帝的孫子袁用防堵政策治水一樣，堵到最後，就只是造成一個一個潰決的堤防、一個一個羞辱受傷的靈魂而已。

還有，性並不是個人追求的情慾滿足而已，很多時候性也必然包含到人際溝通的問題，主體意見表達的問題。你們別以為做愛就是一個人爬到另外一個人上面，然後就開始，然後就結束了。不是這樣的。這兩個人之間怎麼樣的互動，我怎麼樣替你服務，你怎麼樣替我服務，我們要怎麼協商，我們要怎麼談，你怎麼知道我喜不喜歡你現在做的事情，我又怎麼知道你現在爽不爽，那整個互動的過程是一個很細膩、很細緻的一個狀態。如果你聽不懂我現在說的，那就表示你在情慾生活中從來沒想過協商互動的藝術，你大概以為性就是一個自然發生的事情，這樣的情慾品質還真令人憂心。可是透過色情的多樣內涵，我們可以認識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情慾需求和表達方式，很多不同的情慾互動和滿足模式，多認識別人的不同情慾口味，多開闊自己的情慾眼界，這可以幫助你早早學習心胸開闊，不要小鼻子小眼睛的以為只有你的情慾才正常，也不要盲目的以為性不需要提升，不需要多樣。這種「開眼」的經驗正是色情可以提供的，而每個人就算自己不喜歡某些口味，也至少該知道世界有多大，人們有多不一樣。就從這個「開眼」角度來說，色情也是非常具有教育意義的。

好，前情提要，我剛剛已經講了三點來說明色情的必要性。第一，色情給我們一些具體的圖像敘事，滋養調教了我們的慾望，讓我們對自我的情慾需求有所掌握；第二，色情讓我們經歷滿足的愉悅經驗，可以幫助我們身心平衡，情緒平息；第三，色情幫助我們坦誠面對並協商慾望的滿足，可以養成健康的人格和開闊的態度。

接下來，我想講一下我們這個反性反慾的社會目前進入了一種特別的狀態，至少有兩個特性使得色情的必要性越來越強烈。第一個特性就是我們活在一個各種矛盾拉扯力道越來越強的社會裡。從前對於未來可以有某種規畫和準備，有一定程度的努力就有一定程度的期許，可是現在越來越沒辦法了，

因為大家對未來越來越沒有把握，就算穩住你身邊的情勢，周圍可能還有很多變數會一夜之間改變你的世界，颱風地震、失業、股災、911 恐怖攻擊、黑心食物、SARS、油價三級跳，這些劇變發生的頻率似乎增加了，而全球化更使得各地方的災難立刻產生蝴蝶效應，震盪的效應既遠也廣。即使在親密關係中，兵變、外遇、劈腿、離婚、多角關係、家庭解體、代間衝突，這些也越來越是常態，人們越來越難期許天長地久的安穩。這些風險，透過媒體的普及和及時報導，不斷的衝擊人們的現實感，很容易形成焦慮，焦慮則逐漸腐蝕我們穩定情緒的能力，影響我們排除攪擾、追求愉悅的能力。除了焦慮以外還有疲憊，在這樣急速變化、全球競爭的社會裡，工作的強度也不斷增高，不少人得蠟燭兩頭燒，一人兼做幾個工才能養家，而工作強度高，就意味著疲憊，疲憊就意味著沒能量、沒心情去經營情慾品質，親密關係的品質當然也直線下降。我們焦慮，我們疲憊，我們迫切需要放鬆，需要愉悅來超越現況，但是我們沒學過如何向伴侶表達那種無力感，我們也沒學過如何克服這些心力交瘁。雪上加霜的是，我們還同時活在一個大量用情慾來催動消費、用情慾來包裝各種慾望的時代裡。從廣告到歌曲到電影到擺動的身軀到 Michael Jackson 手撫摸的部位，情慾的暗示、情慾的提醒已經是無處不在的賣點。你想想看，在這樣的一個年代，焦慮和疲憊掏空了我們，但是各種聲色影像卻不斷勾動我們，這是一種極度精神分裂矛盾衝突的狀態，一方面沒有足夠的精力，一方面不斷的受到情慾的挑逗，也難怪這個時代越來越需要各種變態的性，各種口味越來越重的性，要是不靠色情提供素材，很多人的情慾生活恐怕早就死了。順便說一下，這也是為什麼越保守的人就越需要變態的性，因為只有變態的突破力才能幫助她克服身上所有的道德壓力。說穿了，色情的口味越來越重，並不是色情製造者的墮落和詭計，而是這個時代的深刻需求使然。反色情的團體總是說有些人看了色情會忍不住衝動因而犯罪，所以主張全面禁絕色情，但是這種因噎廢食的做法卻是剝奪了絕大多數需要色情而且使用色情的民眾的權益，殘害了他們的性生活品質。老實說，當 19 世紀人類平均壽命是三、四十的時候，結婚生子沒幾年就往生了，不太有時間需要色情；但是現在人類平均壽命已經是七十多，這樣漫長的人生，如果在白首偕老的過程中還想擁有性生活，還非得有色情不可。越是一夫一妻的性生活，就越需要色情來充實。

第二個特性則是，新的色情文化和流通模式快速衍生，已經徹底改變了過去的色情體系。首要的因素就是科技的革命，像網路、手機、數位相機和攝影、影像的快速傳輸、提供上下載的網路空間、視訊等等，這些科技都使得色情的生產和流通有了革命性的改變。過去你想看色情，那你得找門路買或者等到了國外趕快去看。現在想要看色情嗎？網路上除了收費的色情網站之外，到處都有人 po 各式各樣的自拍自述、色情小說、經驗分享、好康告知，免費提供下載。我們活在這樣一個使得色情的流通越來越容易的年代，過去批判色情時常常聽到的剝削啦、強迫啦、物化啦，在個體自行生產色情、主

動供人分享的年代裡，都已經不適用了。色情文化變遷的第二個因素就是我們活在一個高舉「做自己」的年代，個人的獨特性、個人的特殊品味、個人的特殊需求，都越來越毫不遮掩毫不迂迴帶著自傲的明白表達出來。在情色文化方面，這正是同性戀很重要的貢獻，因為他們開創了一個新的模式，這個模式就是把自己喜好的器官尺寸、性愛模式、環境條件通通直率的說清楚，我的老二是什麼尺寸，我想要什麼什麼樣的人，講得明明白白。相較起來，異性戀就迂迴隱諱得太過分了，往往講不清自己要什麼，雙方互打太極，有時結婚了好十幾年都搞不清楚自己要什麼，對方要什麼，就算模模糊糊知道了，也覺得說不出來。今日的同性戀倒是示範了很好的態度，搞清楚自己喜歡什麼，說清楚自己要什麼，可惜的是，這樣的坦誠相對，卻被我們的法律當成公然猥褻妨害風化，把所有相關資訊都當成限制級，對於同志文化的發展而言實在是很大的打擊。色情文化變遷的第三個因素就是有越來越多的性主體現身，同性戀、雙性戀、主奴、SM、天體、跨代、戀物、喜歡打野炮的、喜歡車震的、喜歡換伴多 P 的.....各式各樣情慾的口味都開始積極的交換資訊和經驗，收集相關的情色材料資源，而且公開的徵求同好，也借鏡國外類似團體的發展經驗，對於自身的平等權益開始有更清楚的認定，這就是性社群的出現。性變成了一個可能整合認同的核心要素，成為人權思考的一部份，他們的努力也使得情慾文化的多元性終於浮上台面。

遺憾的是，當色情的需求越來越強，色情的生產和流通越來越自主而澎湃的時候，這也是保守團體緊張抓狂的時刻。近年來，許多號稱兒少保護的團體持續推出新的法律，要求警政署優先偵辦和色情相關的案件，特別針對這些新的科技、新的人際接觸管道進行嚴密的監控。兒少法 29 條、刑法 235 條、兒福法 26 條都越來越寬廣的限制人們對於色情的使用，禁止人們流通色情。我們應該知道，當色情不再是商業管道中流通的東西，而是人們相互接觸溝通的管道時，剝奪我的色情，就是剝奪我的世界；剝奪我的色情，就是剝奪我的愉悅；剝奪我的色情，就是剝奪我交朋友認識朋友發展關係的機會。這些都違反了中華民國憲法所保障的言論自由、資訊自由、通信自由、結社自由。保守團體用的理由是「保護兒童」，可是這是個假理由，因為兒童其實需要早早接觸到色情，早點學會處理自己的情慾，而不是像我們成年人一樣在禁慾禁性的年代中被養成害怕情慾、想爽而不能、看到別人爽、自己就很不爽的那種成年人，這才是帶壞了小孩啊。為了維護我們的基本人權，我們當然要爭取色情自由，因為色情是絕對必要的，也是對我們有很多好處的。謝謝。

王蘋：謝謝何老師。我想早年沒有聽過她發表《豪爽女人》這本書的論述的年輕朋友們，現在有機會聽聽她的「色情必要論」了。何老師最後提到了同志在情慾的表現上有很多值得異性戀學習的地方，但是我們發現異性戀的法律只學到一件事情，就是更加嚴控的管理，讓這些直接表述的性語言完全沒有機會發表。今年的同志大遊行有個很重要的主題被提出來，就是「反對警察誘

捕援交」的標語，因為警方的擴大濫捕真的使得很多男同志在交友空間的管道上不斷的被限縮。在那個交友空間裡，他們所使用的語言就是何老師剛剛所提到那個直接的語言，那個不需要拐彎抹角、針對著你的慾望的語言。這個語言其實是大家需要學習的，可是這個空間還沒被建立就已經要被打壓了，異性戀還沒來得及學習就已經沒有機會了。我想這也是值得大家討論的。剛才我很仔細的看了一下這次同玩節放的電影，發現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限制級，即使是親子片、家庭片，都被列為限制級，意思是說十八歲以下就不能看這些片子，我真的覺得這有一點荒謬。我們請集合出版社小玉補充一下。

小玉：我剛剛聽了何老師還有王蘋姐講的，又想到另外一件事，就是最近新加坡正在處理一項法律讓夫妻之間的肛交合法化。我就覺得很奇怪，假如我的父母親因為很恩愛而肛交，可是在新加坡那個國家如果小孩子看到，可能可以去舉發他的爸爸媽媽。我是沒辦法理解這種事情的，因為我覺得性愛應該是一個很美好的事情，可是當你有一個法律在那裡的時候，不管你們多麼簡單、多麼恩愛，都會變成一件有問題的事情。而且這個法律目前只針對夫妻之間除罪，男同志之間的肛交還是被定罪的，兩個男人作愛跟一男一女做愛還是不一樣的被對待，所以同志和異性戀在社會上確實還是有一些不公平的部份。另外，我有時候會想，法律到底是誰定的？訂法律的人士是怎麼討論出來結論的？我想訂法律的人應該也是從小長到大的吧，不可能小時候就覺得要來訂一個法律，那為什麼成人跟小孩子的想法會那麼不同呢？我來座談之前有到網路搜尋了一下資料，發現一個有趣的比賽，叫做「第一屆網路安全金繪獎」，就是網路安全繪畫四格漫畫創作比賽，我個人很喜歡四格漫畫，但是我看到這個獎項的時候就有點傷心。因為他的意思就是說，網路的世界多采多姿，就如同哈利波特走進了九又四分之三月台，進入不可思議的魔法世界，然後鼓勵小朋友可以當哈利波特這樣的小小魔法師，讓我們一起對抗躲在暗處潛藏在網路的佛地魔。這個活動就是要小孩覺得自己是正義的使者，然後網路有一些佛地魔，色情暴力之類的需要掃蕩。我就在想，我們是不是也可以有那種拒絕限制網路繪畫安全的漫畫比賽，如果小朋友可以同時參加兩個比賽，那麼會不會在這個過程中思考得更深一點？

剛剛我們講到床上肛交的夫妻，那是現在的新加坡，大家如果看我們台灣的新聞就會看到溜鳥俠的消息，就是某人暴露他的生殖器，可能驚嚇到路人。我有時候也會思考，如果說他暴露性器官就可能會被定罪的話，那大家請看看我這短短的手指，或者我的舌頭，慘了！我每天都用我的手指和舌頭跟我喜歡的人做愛，那我現在把手舉起來或把舌頭吐出來，那就是完全公然的暴露我的性器官了！那是不是我也要被舉發？如果你問我個人的意見，我會覺得每個人都有權力展示他的身體，就好像在公共場合抽菸一樣，我是一個不抽菸的人，可能為了我的生命，我會希望自己不抽，別人也不抽，可是那樣不就剝奪了別人的自由和權利了嗎？這個時候，我們需要在不斷的討論當中去找一個可能的界線，界線應該是這樣產生出來。站在我目前一個女同

志出版者的立場，我就是會覺得，不管是不是女同志的作品，我覺得世界上每個文字的作品都不應該被列為限制級，每個人都有出版的自由，閱讀的自由。

王蘋：好，謝謝小玉的補充。我覺得她剛剛那個示範好可愛，真是不錯，以後要效法一下，下次遊行我們就要展露自己最常使用的工具，也歡迎加入，小玉可以當隊長。好，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或想法要講？

觀眾一：哈囉你們好。我現在看到當今的媒體事實上是一種開放的窺視，是一種保守的道德。我們翻開社會版就可以看到很多性議題，包括可能是強姦、或者青少年之間性慾的表現，但是最後媒體都必須賦予一個道德的意義，用保守道德去批判。我覺得我在看新聞的時候，我是只想看那個開放的窺視的部份，不想看道德批判的部份。另外就是我剛剛聽到小玉講的有關新加坡的部份，當我們性解放或是對情色的另類想法碰到了其他的異文化的時候，我不曉得我們會有什麼其他的想法，新加坡在某種層面來說是一個伊斯蘭教國家，當我們的文化想法跟他們的文化傳統有所牴觸的時候，我不曉得這樣之中會產生一個什麼樣的碰觸？

王蘋：有沒有其他朋友想要分享，或是想提問的？可以一起提出來，他們可以一起回應。

觀眾二：小玉你好，何老師你好。我看新聞的時候發現我們媒體好喜歡標明人的性別，譬如說我們有一個校長是女的，然後媒體就硬要說她是「女校長」，或者我們有一個女性朋友很有錢，就要說她是一個「女富翁」，或者是有一個很厲害的作家，可是她是同志，媒體就硬要加強「同志作家」這四個字。好像是我們有這個身份，我是女的我就不能賺很多錢，我是同志我就不能寫很好的小說嗎？好像是這樣。所以我想請問何老師，你對這樣的現象有什麼見解與看法？謝謝

王蘋：我覺得快變成機智問答了，就先這兩個問題了。何老師先吧！

何春蕤：先談新加坡所謂宗教跟情慾之間的關連，其實這不是獨特於新加坡，回教系統的國家、基督教系統的國家，對於情慾都有比較強烈的反應，像肛交法其實和基督教本身的傳統非常有關聯，那個關連性來自於他們對於性的想像必須是一男一女，而且是必須是以生殖為目標，肛交是不會生小孩的，所以很久以來在宗教的傳統就對肛交有介意。但是我的問題是，到底肛交有什麼不好？如果要立一個法說這件事情不好，到底有什麼不好總要講清楚吧！可惜大部分時候都只聽到說這是神的旨意，神說肛交不好，我覺得那不是理由。

第二個問題，媒體對情慾報導越來越露骨、越來越興趣，其實不是媒體的特性，而是我們社會就是這樣啊，我們社會在情慾上面有越來越多展現，而且對於性的議題越來越有興趣，媒體當然要投其所好，它如果不報導，就會沒市場，所以媒體的露骨報導應該會繼續。當然，對於聳動的媒體用露骨的方式來報導各式各樣情慾的消息，我們該採什麼樣的態度？這裡面有一個

很矛盾的狀態：平常我們看到的是保守宗教婦女團體對於露骨媒體有很強烈很強烈的批判，還成立一個媒體監督聯盟來監督它們。可是各位，我們的聳動媒體同時也是保守團體最好的夥伴，因為媒體炒作出一個跟情慾相關或者跟少數的性主體相關的新聞以後，保守團體總是趁機推出道德教訓，甚至要求立法消除亂象。老實說，什麼是「聳動」？聳動就是用最保守的角度來看任何一件新的事物，而唯有用最爛的最無知的角度去報導一個新的東西，才能顯示出這個反差，那個反差才會形成聳動的效果。所以聳動媒體在某個角度來講，正是在幫助保守宗教婦女團體推廣一個很保守、很無知的觀念。但是在描述的過程中，媒體也讓大眾看到了各式各樣的情慾都存在，即使是醜化的報導，也仍然提供了素材讓人看到天體、3P、車震等等，從前你可能沒有這方面的素材，可是在媒體的報導中你卻看到了。因此我們對於媒體的態度不能太簡單，不能一味的譴責他們露骨，老實說，我還常常從蘋果日報的一些專欄訪談中看到許多從前沒有認知的性現象，所以我們不要蘋果不報性少數，而是要提醒媒體不要任意醜化，要持平報導。

第三個問題，有關加個「女」字，其實在女性主義整個發展過程中，對於凡是跟女有相關的事就要標記出來，有過很多很多的批判，但是好像沒有什麼辦法讓人們不談性別，可見得性別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標記方式，好像放上了性別，人就知道要怎麼理解主體，要是不放性別，就少了些指認的力量。對於這個現象，單單要求不再寫「女」可能沒什麼用處，相反的，我覺得我們應該更積極發展多元化描述主體的語言，如果你希望讓人家把那個女字拿掉，那要怎麼樣去描述一個人呢？你要去多想像、多發明一些描述人的方式，人還有很多特質值得我們去發掘，問題是你有那個想像力、觀察力、和創造力，去把那個特質抓出來嗎？能有更準確、更有趣的方式去描述主體嗎？單單只是批判「女」字，那是過去女性主義者的做法，現在我們還得積極去想像創出更多新的語言、新的描繪方式。這個也對你的挑戰啦。

小玉：我也簡單的回答一下。與其說我對新加坡這個新聞比較驚訝，其實我對另外一個新聞還更驚訝，大家都知道荷蘭很開放，是一個可以允許同志結婚的國家，荷蘭有一個文化，就是櫥窗女郎，可是我最近看到一則消息，就是荷蘭的政府最近好像買下三分之一的紅燈區，對櫥窗女郎業者來講可能就是政府在變相的搶生意，或是某種程度變相的在消滅性工作。我個人的想法是，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發展，荷蘭那樣已經有櫥窗女郎的國家可能會有不同的反動或不同的狀態；同樣的，在另一些國家，男同性戀就會被丟石塊致死，可是這些國家也在繼續進展。我覺得每個國家都不一樣，台灣有很多前輩努力，使得大家能夠坐在這裡聽同性戀的座談，這就是目前的進展，可是我還是覺得很難受，像我們台灣的公娼阿姨現在已經沒有公娼這個職業來依持了，當原來有法律保障的東西一旦被推翻，我們想要讓它再變成合法，相對就要付出非常多的力氣才行。如果一旦社會倒退了，要再往前前進，好像要跨越更大的幅度，我個人覺得這有點浪費社會資源。

第二位朋友要問我的意見，我補充一下。我對外都會宣稱我是一個女同志出版社，不過我第一次參加國際書展的時候有表達一個概念，就是說我希望以後台灣是沒有同志出版社的。我合作過非常多的作家，有四、五十位女作家，有的女作家會叫我不叫她女同志作家，她不喜歡在書上說她是一個女同志作家，可是也有很多的女同志作家會以自己女同志作家身為傲。我覺得我們的角度是比較偏向每個人可以有自己的思考要不要加一個「女」的定位。如果你像我，喜歡大家說我是女生，是女人，那我要思考為什麼我喜歡人家這樣叫我；如果有一天我不喜歡了，我就要知道為什麼我不喜歡。何老師提到媒體，確實我覺得媒體是需要教育的，媒體一直只是習慣性的這麼寫，如果我們覺得它的意識不夠清楚，我們自己覺得我們是清楚的話，我們也可以去跟他們分享我們的想法是什麼。就是說，我個人覺得進步是要一直一直累積的，一直一直去互相教育的。謝謝。

王蘋：好，謝謝兩位再次的補充。這邊還有問題。

觀眾三：兩位好，我在同志群熱線當義工，難免會有所謂的性騷擾電話。我還沒接到過，但是我個人還滿興致勃勃的希望我可以接到，因為我可能不會覺得那是性騷擾電話。我想知道，除了法律的界定之外，兩位對於性騷擾這件事情的看法，還有你們認為什麼狀況才算是性騷擾，還是你們認為其實並沒有性騷擾這件事情，謝謝。

王蘋：一個高難度的問題。我可不可以先回應前面那個有關稱謂的問題？我剛剛想到一件事情，怎麼被稱呼，有時是自己怎麼稱呼自己，自己為自己命名，這是一個政治的行動。比如說，像剛剛小玉說成立的是女同志出版社，我認為她在描述這個類別的時候，和別人說女富翁是不太一樣的。她是在說，這是我自己的詮釋，就是當我們說我是個女同志出版社的時候，我們是強調這個主體的存在，以及我們想讓人家看到我們在這裡，所以我覺得那是一個政治的行動。可是我覺得「被人家稱呼」好像還有另外一個可以繼續深入討論的事，這些稱呼常常還是會沿用這個社會既定的某一些名稱，說一個人是男的，說另一個人是女的，在某些狀況下是有高低之差的，實在很難說有什麼是中性的稱謂，因為這有一點困難。比如說我們稱呼一個人大象腿，舉例啦，這個社會對身體、對美貌已經有價值判斷，這樣好、那樣不好，所以當我們用這些說法來稱呼別人的時候已經沒有那麼中性了。但是在一個非常平等開放的社會裡面，這些稱呼就都無所謂，因為名稱本身不代表權力的價值；可是當還不平等開放的時候，那個稱謂就含帶了某些問題。我覺得值得大家繼續討論下去。

另外我想提一個想法，我覺得對我來說最特別的是男同志，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真的是非我族類，我就特別有興趣知道他們怎麼稱呼對方，尤其是當他們看到一個喜歡的對象的時候，真是慾望不可擋，他們在跟你講話，可是眼睛已經飄到很遠的遠方，非常多男同志都這樣，我就只好很大聲的不斷呼喚著他，但是我知道已經沒有意義了（眾笑）。然後你就會發現他的嘴裡會

不斷發出一些讚嘆句，在稱呼遙遠走過來的一個人，這些感嘆句非常有趣，會有很多很棒的名稱，一些基於很喜愛對方、因此很善意的描述方式。我相信對方如果聽到他這樣說，一定會很開心。我現在沒有辦法描述他們說了什麼，但是你一聽就會知道真是人上之人，就會很想趕快去看看那個人在哪裡。我比較想表達的是說，當我們充滿了善意，是很喜歡一個人的時候，你去描述他，聽到的語言都很可愛很悅耳；可是平常當我們稱呼任何人的時候，不知道為什麼往往都帶著一點批判性，貶抑性，聽起來就不太舒服。所以如果我們都能夠喜歡身邊的每一個人，讓我們的慾望都能很正常的發展出來，那個稱謂就應該不會是太大的問題，就聽起來都很可愛。好，我們先請兩位來回應什麼是性騷擾。

何春蕤：對我個人而言，沒有什麼性騷擾，因為沒有我不能處理的事，就算你想騷擾我，恐怕反而要小心被我騷擾到（眾笑）。好，1994年台灣的女性主義正式面對性騷擾的問題，一開始主要是從校園出發，也就是師大的國文系七匹狼事件，聽說有七個教授在校園裡借用職權，對於學生加以各種各樣的接近或者侵犯，這件事情引起女性主義者很大的憤怒，女性學生顯然在對抗教授的侵擾方面無力抗拒，因為成績或者論文在對方的手上，所以當時各校聯手組織了反性騷擾的大遊行，透過各式各樣的座談來讓社會關注到這個話題。我覺得當時的反擊在對象上是正確的，體制裡面由於校園裡的階層權力關係而形成一方無法抗拒對方的要求的這種狀態，性騷擾要針對的就是這個結構。可是當時女性主義出來談性騷擾的時候有些立刻就跳到另一個方向去，變成了譴責男人很色，同情女人很可憐，而且由於女人很難抗拒性騷擾，因此要求校園立法規範所有的師生關係。

其實還沒有舉辦反性騷擾遊行的時候，我就已經感覺到這個對抗的方向有問題，我們是反性騷擾，可不是反性，校園裡面師生戀是很可能發生的，總不能說因為要反性騷擾，所以以後禁止老師跟學生有任何的接觸，男老師辦公室門不可以關，或是女學生坐在裡面講話一定要有另外的人在場之類的。這樣一來，校園慢慢變成一種很嚴謹的場所，師生互動受到影響，對女學生的學習也不會有利，更別說扼殺了可能的師生戀空間。更何況，什麼會構成性騷擾？這也還有很大的考量空間。我1993年在做「性心情工作坊」的時候，成員有一次很明白的跟我說，是不是性騷擾，那要看對方是誰。就是說，如果那個男的長得帥，像劉德華，那也許他是對我有意思；可是他如果是又老又醜又矮，像蔡頭或是澎恰恰那個樣子，那一定是性騷擾我的啦。當年很多女性主義者說，是否性騷擾，就要看女性主體的感覺，這個女人覺得是被騷擾了，她就是被騷擾了。可是我們發覺也不是這麼簡單，因為裡面包含了很多我們社會已經存在的成見，如果不經過檢驗或反思，女人可以隨便控告所有她不喜歡的人。後來我們處理一些校園性騷擾案件的時候還發覺，很常出現的性騷擾案件就是在分手的男女朋友之間，當男女朋友分手不利或者男方劈腿的時候，往往就會形成女方提出性騷擾的控訴，過去的濃情蜜意

通通變成了性騷擾。

我舉這麼多例子來談性騷擾，是想說明它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不能用一個簡單的定義說「我說不，就是不」。因為老實說，「不」可能有很多意思，有些人內心緊張矛盾，不知道怎麼回應人家的情慾表現，就只好說「不」；有些人不好意思接受，只能矜持的說「不」；有些人是以退為進，那種欲拒還迎的心態在某些女人心中還蠻常見的。所以我覺得像性騷擾這種現象，當然糾纏了人們在面對他人情慾興趣的表現時有何感覺，可是把不喜歡的人的情慾表現或試探當作性騷擾，或者在憤怒中把舊情重新解讀成性騷擾，我覺得是不適合的。因此應該限縮性騷擾的適用定義，像在校園或者職場這種絕對的上下關係中，也就是說人們利用職務、利用結構性的權力關係去對另外一個人行使性勒索，我覺得要把定義定到這樣非常精確的狀態，才能夠去談性騷擾。其他的吃豆腐啦，佔便宜啦，拜託練習自行處理吧，不要用性騷擾來處理，否則就只是枯竭情慾互動的空間而已，並沒有讓被騷擾的人得到力量去處理別人對她的騷擾。這也是女性主義運動的最終底限——就是無論我們在做任何議題，方向都必須是壯大主體的，而不是壯大國家法律，讓國家去幫我解決問題。

很遺憾的是，有些女性主義者好像只想倚賴國家，倚賴法律。當年輕一代的女生發展出一些能力處理騷擾，比方說你去騷擾她，她就回罵一聲「幹」或者比中指給你，用這些戲劇性的做法抵擋對方的騷擾的時候，女性主義者竟然也不贊成這種作法，覺得這些女生太粗鄙，太過分。或者像檳榔西施，別人想騷擾她，她就先下手為強，主動嘻嘻哈哈打情罵俏，化解騷擾，女性主義者也說那是煙視媚行，不尊重自己。那到底女性主義者要什麼？如果只要女人每個人都潔身自愛像聖女一樣，那對不起，那是宗教保守團體應該做的事，那是禁慾反性社會應該做的事，不是女性主義祈求女人有更大力量、更高主體性時做的事。

我很欣賞這位問問題的朋友，因為你說如果接到騷擾電話，你不覺得它是性騷擾。我跟你一樣，我覺得有一些人的性騷擾其實是很可憐的一種尋求某種滿足，他不敢面對面，只能打帶跑的電話意淫一下，蠻卑微的需求，所以我也很希望接到這種電話，因為我可以幫他滿足，我可以服務他，最後再提醒他，不要持續騷擾人家，要識相收手。我也不會因為聽到黃色笑話就大怒，覺得被性騷擾，不愛聽就不聽，講的不好就告訴他很冷，不需要訴諸法律來處理。我已經說了，結構性的權力關係是法律應該管的，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對不起，向那些已經有力量去處理性騷擾的女人多學學，壯大一點，好好的自行處理吧！

小玉：我只能說，如果有人摸我的胸部，我可能會說我沒有什麼胸部讓你摸，但是如果你摸我的手，這是我重要的性器官，希望不要傷害到我重要的性器官就好了（眾笑）。何老師在講的時候，我心裡還在想，我確實會回到人的主體性，我就是不喜歡人家碰，但是好像真的還有很多面向我沒有關照到，而且

以我以往的經驗，如果真的有一個人來摸我，不管是男的、女的，或者不是男的、女的，我都會覺得很想哭。我很想哭是因為我在想：為什麼他必須要來摸我，他才會覺得舒服？我比較在意的是這個人為什麼那樣。人世間的狀態是太複雜了。

王蘋：好，我也簡單做個回應。剛剛何老師提到當年那個反性騷擾運動，我跟何老師類似，當時有機會參與，也是推動的一份子。其實當時在談反性騷擾運動的時候，確實是集結了蠻多年輕女性的力量，而且當時談性騷擾的時候是真的很有運動性的。在論述出現校園時，大概有 20 個校園在做宣導，在這些年輕女性的討論會上，我們界定得很清楚，我們反的是騷擾，我們不反性。因為「騷擾」的意思是說，有人做了我不想他繼續對我做的事，我做出了意願的表達，不希望它繼續，就像我不希望別人搶我的錢一樣，有一些是你不希望的行為，違反了你的意願。當時其實我們有這個內在的自覺，我們不是反性，不過當時集結的力量沒有能夠真正的強化女性的性主體，就是女性的性自主的力量沒有真的增強培育到女人身上，反而變成一種制度性的強化，譬如說保護措施。甚至我們覺得最遺憾的是，讓各個校園爭先恐後的在男女老師共同的發起之下，訂定了所謂「師生倫理準則」，使得校園裡的師生互動一下子緊張了起來。當年那樣的一個運動，到現在已經過十幾年，性騷擾防治法都已經通過了，可是我們還沒有能力去面對女性性主體這樣的自在聲音，也就是運動沒有真的成功。

其實性騷擾有很多解讀的方式，再講一個小小的例子。其實那時候我們在研究什麼是性騷擾的時候，是真的身邊有親身受到性騷擾的學生和受雇者，因為拒絕主管的性騷擾，造成工作權的喪失，所以我們去協助她。工作權是屬於她的，怎麼可以說，我拒絕那個男的黃腔，或拒絕那個男的邀約去吃飯，我就要沒工作呢？所以我們爭的是那個工作權，不過很可惜，後來就只在性的議題上打轉，沒有真的看到權利的部份。

何春蕤：我覺得還有一個重點，就是在於我們這個文化一直沒有調教性怎麼互動，我對你有興趣或者我對你表達，這個互動的模式是什麼？可以怎樣表達？如果對方向我表意，那我能怎麼回應？如何回應？我當時曾經指出，女性主義不能只鼓勵女人大聲說「不」，因為傳統文化就是要女人對情慾說「不」的，你看小說裏的女人在面對情慾時都是說「不」，只有《金瓶梅》裡面的淫婦才會說「官人我要」。所以我們的文化其實沒有教導情慾互動的時候該怎麼去表達。結果對方表達，我們覺得是侵犯我騷擾我，我們自己表達，卻又覺得不好意思。在性的互動模式或者空間或者自由度的彈性沒有建立之前，什麼東西都可能被當成性騷擾。只要我不喜歡，一切都是性騷擾，很可怕。台北市政府曾經立一個規矩，工作的崗位不能貼清涼照片，說是對女性員工造成性騷擾。奇怪了，我的座位，我願意放什麼就放什麼，你經過就不要看啊，可是那就變成性騷擾了。走火入魔到這的地步，我就覺得女性主義要從頭反省一下。

王蘋：好，時間真的有限，最後五分鐘，有沒有人真的很想問什麼問題？

觀眾四：不好意思，我想請問一下，何老師之前有說到要讓兒童提早接觸到性。

我也覺得有時候去限制接觸到性，反而會讓他們有一些錯誤的理解，反而造成更不好的後果。那如果我們今天教育有所改革，未來要往進步的好的方向發展的話，我想請問一下何老師對兒童去接觸到所謂的性有什麼樣的想法。

何春蕤：第一，千萬不要指望體制的教育去做良好的性教育，無論是什麼好東西，一旦進入教育制度就是變成考試，變成背誦，成為各式各樣焦慮的來源，所以不要指望學校做。第二，我所謂的讓兒童接觸，並不是說每天端一疊東西給他，事實上，你不做任何事，他也會接觸到，在各式各樣的管道裡都會接觸到。問題就在於大人發現這些事情以後會勃然大怒，會把孩子痛罵一頓，痛打一頓，羞辱孩子，我們最初對於性的體驗往往都帶著很嚴厲的責罰，這是我們必須避免的。也就是說，我希望兒童在接觸性的過程當中，大人的反應能符合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平實化」，不要把它當成什麼大事情。看了 A 片會怎樣，看了 A 書會怎樣，大人戲劇性的反應往往會使得孩子對於性的事情加碼投注能量，會覺得這一定是特權的事情，要不然大人為什麼不讓我接觸；或者說認為這件事是壞的不得了，會有嚴重的惡果。在這樣的反應上，我們正在教導孩子用嚴厲的眼光來看待性，教她們用罪惡感、羞恥心來看待自己的慾望，這些都是最糟糕的性教育。我說早點讓兒童接觸到性，是說他們已經早就透過各種管道在接觸，你大可不必再用那樣戲劇性的憤怒或責罰來禁止她接觸。平實一些，如果你真的希望她不要太關注性的事情，那你就再提供一些別的、有趣的閱讀材料或活動吧！所有的材料都應該多接觸，平實化，不要把性當作一個大不了的事情。

王蘋：好，我們再請小玉結論。

小玉：我想我的結論就是，剛剛老師有講到小說裡的女人常常都說「不要啦」。

我可以跟大家很驕傲的講，我們女同志的出版品或是同志的出版品都有一個自覺，我們都想讓大家去思考到底能夠「要」什麼。我想我的結尾就是說，如果你沒有辦法不限制你自己或者你有很多事情不知道的話，你應該多看看，世界上有很多人確實是沒有限制自己的。那如果你喜歡限制你自己的話，你能不能試著不限制別人，可能有點難，但是我還是希望大家對自己好一點，盡量不要限制自己，你將會知道，你不限制自己也不限制別人的話，這個世界會開闊很多。就這樣，謝謝。

何老師：我只有一句話——我們必須維護色情的空間，維護色情的自由，因為那對我們是既好且必要的。

王蘋：好，非常謝謝小玉和何老師今天為我們解析了色情之必要，同時我要回到我們的題目，就是在各種限制之下，同志真的是首當其衝，我也希望大家在支持言論自由的情況之下來支持同志應該有相同的言論自由，因為在情慾所謂情慾自主表達的位置上，同志做得真的非常的好，是值得異性戀來學習的。好的東西就應該被發揚光大，希望大家一起努力，也謝謝大家參加這場精采

的座談。每一個參加這位座談的都有我們精美的紀念品，謝謝你們，同時如果你願意幫我們填寫問卷的話，填寫完問卷以後在出口處有問卷的紀念品，謝謝大家，也歡迎大家參加接下來這兩天的其他三場討論，謝謝何老師還有小玉。